

江面陡岸上这白帝庙前，夕阳斜照。悬岩下，江水回旋，哗哗淘声远远传来。眼前，正面矗立夔门峭壁，如同被刀削过一般工整。依在铁栏杆上朝下俯视，一条分水线把粼粼闪光清亮的河水同长江里浑黄的急流划开。

小河对面，一个打紫红阳伞的女人在山坡上杂草和灌丛中穿引，从一条看不见的小路上到光秃秃的岩顶上，走着走着，看不见了。那岩之上竟然还有人家。

眼看着烁黄的阳光从峭壁上消逝了，中分两边的峡门立刻变得森然，安在贴近江面的石壁上作为航标的红灯一一显示出来。一艘从上游东去的客轮三层甲板上都站满了出来观看的旅客，进入峡谷后，低沉的汽笛声良久回响。

说是诸葛亮在江中垒石布下的八卦阵便在这夔门之外的江河岔道上，我几次乘船过夔门，满船的人都煞有介事，指指点点，如今我到了江岸上的这白帝古城，也还未见个分明。刘备在此把来日准备继承帝位的孤儿托付给诸葛亮，演义中的故事谁知是真是假。

白帝庙里被打掉了的神像的石座上，如今新做的彩绘泥塑按新编历史剧中的那类造型，摆出了一番做戏的场面，把个庙子弄得不伦不类。

我从这古庙前绕到新建的一个宾馆背后，只剩下些灌丛。半山坡上倒还能见到大半圈汉代古城垣的遗址，隐隐约约，总有好几公里，此地的文管所长指给我看。他是一位考古学者，对他的工作有种由衷的热情。他说他打了个报告，要求政府有关部门拨些经费，加以保护。可我以为还不如由它这样荒废的好。真拨下经费，没准又搞出一幢五颜六色的亭台楼阁，上面再开设个饭馆反煞了风景。

他给我出示了这一带出土的四千多年前的一把石刀，打磨得像玉石一样光洁，刀柄上还钻有个圆孔，想必可以配带。这长江两岸，他们已经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晚期打磨精致的石器和红陶。江岸的一处洞穴里，还找到了成堆的青铜兵器。他说这前去进入夔门不远，那传说诸葛亮藏兵书的岩壁上的洞穴里，最后的一口悬棺几个月前被一个哑巴和一个驼子，两人套上绳索，拖了下来，砸得粉碎。他们把风化了的骨头当龙骨卖给中药铺子，药铺的人找他鉴定，他报告了公安局。警察总算找了那个哑巴，审问了半天也弄不清楚。后来吃了几巴掌，那哑巴才把他们领去，用一条小路划到岩下，当场表演了一番他爬崖的本事。他们在现场又找到些风化了的碎木片，估计是战国时代的墓葬。棺木里肯定还有些砸不碎的青铜物件，都问不出下落。

文管所的陈列室里有许多陶纺轮，分别绘制着黑色和红色回旋走向的花纹，同我见过的下湖北屈家岭出土的四千多年前的陶纺轮大抵是同一时代，都近乎于阴阳鱼的图像。当纺轮旋转起来，虚盈消长，周而复始，同道教的太极图像如出一辙。我妄自以为，这便是太极图最原始的起源，也是阴阳互补，福祸相依，从周易到道家自然观哲学的那些观念发端的根据。人类最初的概念来自图像，之后同声音联系起来，才有了语言和语义。

最先是烧陶土做纺轮时不经意落上了别的材料，发现它周而复始变化的是捻纺锤的女人，

给它以意义的男人被叫做伏羲。而给伏羲以生命和智慧的应当还是女人，造就了男人的智慧的女人统称之为女娲。第一个有名字的女人女娲和第一个有名字的男人伏羲其实又是男人和女人的集合的意识。

汉砖上那蛇身人首的伏羲和女娲交合的神话来自原始人的性的冲动，从兽变成了灵怪，再升腾为始祖神，无非是欲望求生的本能的化身。

那时候还没有个人，不知区分我和你。我的诞生最先出于对死亡的恐惧，非己的异物之后才成为所谓你。那时候人还不知道畏惧自己，对自我的认识都来自对方，从占有与被占有，从征服与被征服中才得以确认。那个与我与你直接相干的第三者他，最后才逐渐分离出来。这我随后又发现，那个他比比皆是，都是异己的存在，你我的意识这才退居其次。人在与他人的生存竞争中逐渐淡忘了自我，被扰进纷繁的大千世界里，像一颗沙粒。

静夜里听着江水隐约的声涛，我想我这后半生还可以做些什么？到江边去收集大溪人捕鱼拉网用的石坠子？我已经有一颗这种拦腰被石斧凿成缺口的卵石，是前一天上游万县的一位朋友送的，他说等枯水季节到河滩上俯手可拾。泥沙沉积，河床年复一年越益增高，人还要在三峡出口筑坝。那虚枉的大坝建立起来，连这汉代的古城垣也将没入水底，那么这采集人类远古的记忆又还有什么意义？

我总在找寻意义，又究竟什么是意义？我能阻挡人去建立用以毁灭自己的这纪念碑大坝吗？我只能去搜寻渺小的沙粒一般的我的自我。那无非去写一本关于人的自我的书，且不管它是否发表。多写一本与少写一本书又有何意义？湮灭了的文化难道还少？人又真那么需要文化？再说文化又是什么？

一早起来，去赶小火轮。那种吃水将近到了船舷的驳船下水飞快。中午便到了巫山，楚怀王夜梦与神女交合的地方。县城里满街见到的巫女并不迷人，倒是同船有一伙操北京口音的七八个穿牛仔褲的姑娘和小伙子，带着定音鼓和电吉他，男男女女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说着，笑着，又谈情，还又挣钱，靠几首流行歌曲和狄斯可，那时摇滚乐尚属禁止，用他们的说话，风靡了这长江两岸。

据一部托裱在牛皮纸上残缺的县志记载：

“唐尧时巫山以巫咸得名，巫咸以鸿术为帝尧医师，生为上公，死为贵神，封于是山，因以为名（见郭璞《巫咸山赋》）。

“虞，《舜典》云：巫山属荆梁之区。

“夏，《禹贡》分九州：巫山仍在荆梁三州之域。

“商，《商颂·九有九图》注：巫山所属，与夏无殊。

“周，巫为庸国春秋夔子国地，僖公三十六年秋，楚人灭夔地，并入楚，巫乃属焉。

“战国，楚有巫郡。《战国策》：苏秦说楚威王曰：南有巫郡。《括地志》云：郡在夔东百里，后为南郡邑。

“秦，《史记·秦本纪》：昭襄王，三十年，取楚巫郡，改为巫县，属南郡。

“两汉，因秦旧，仍名巫县，属南郡。

“后汉，建安中，先主改属宜都郡，二十五年，孙权分置固陵郡，吴孙休，又分置建平郡。

“晋，初以巫县为吴蜀之界，置建平郡都尉治，又置北井县。咸和四年，改都尉为建平郡，又置南陵县。

“宋、齐、梁，皆因之。

“后周，天和初年，巫县属建平郡，又置江阴县。

“隋，开皇初，罢郡改县曰巫山，属巴东郡。

“唐，五代，属夔州。

“宋，属夔州路。

“元，仍旧。

“明，属夔州府。

“皇清，康熙九年，裁去大昌，并入巫山县。……

“废城在南五十里。

……

“麸子和尚名文空，字元元，江西吉安府人，建庵于治东山北岸，山中静坐，四十年得悟，只食麦麸，因名。历年甚久，及僧灭后庵中无人，对山居民夜间见庵中灯光闪烁三年。

……

“相传赤帝女瑶姬行水而卒，葬于是山之阳，立神女祠，巫女巫男以舞降神。

……

“安平镇在县东南九十里 (脱漏)以上各镇今废，自明季兵后村舍邱墟土著寥寥，人民多自他省迁来，地名随时变易。……”

如今这些村镇还在不在？